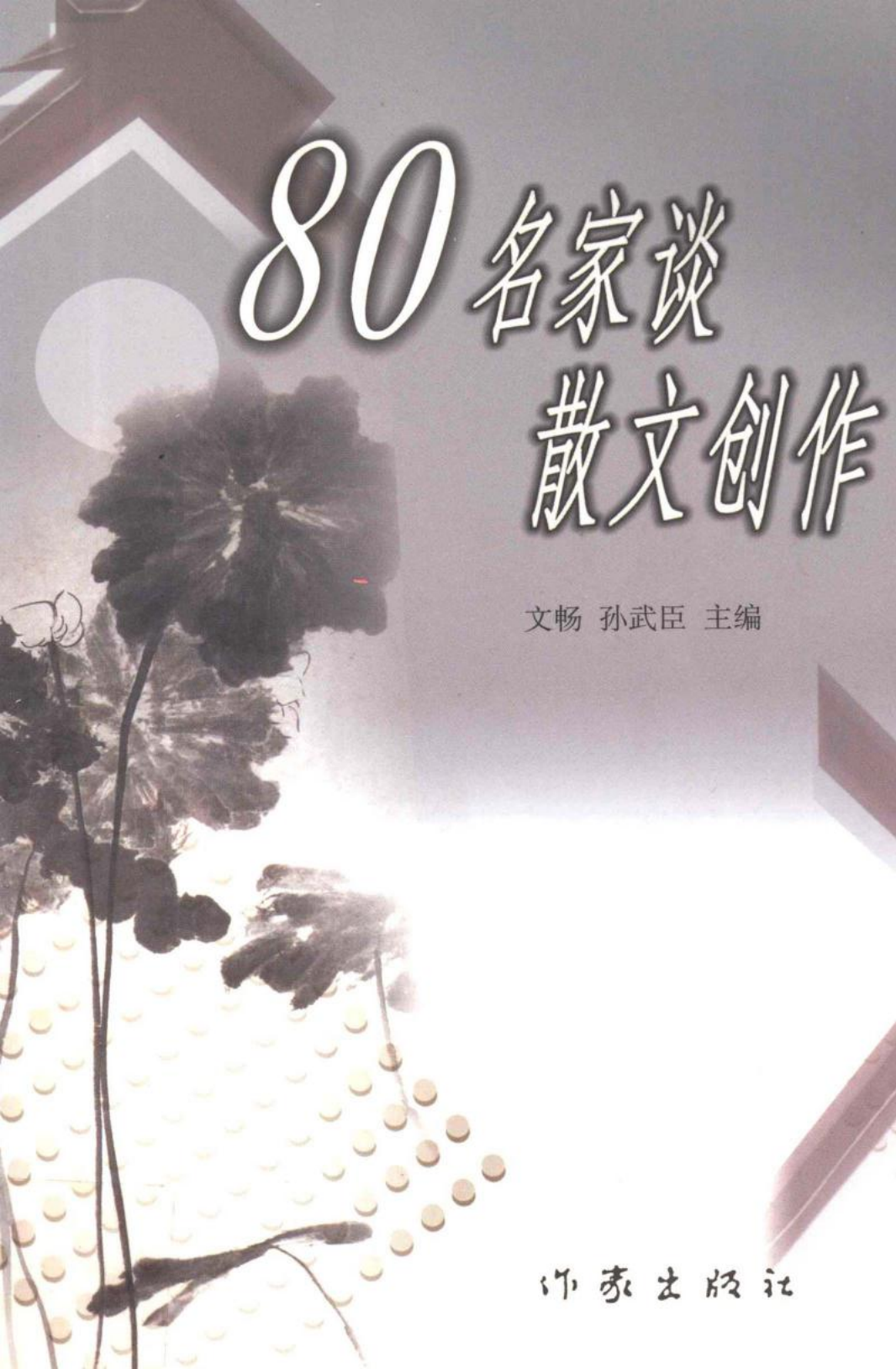




80 名家谈 散文创作

文畅 孙武臣 主编

作家出版社

80 名家谈 散文创作

文畅 孙武臣 主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80 名家谈散文创作/文畅, 孙武臣主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5

ISBN 7-5063-2376-1

I. 8… II. ①文…②孙… III. 散文-文学创作-创作理论-文集 IV. I0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3744 号

80 名家谈散文创作

主编: 文畅 孙武臣

责任编辑: 刘英武

装帧设计: 董学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70 千

印张: 13

插页: 2

版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376-1/I·2360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 言

大约是五年前，我们几个人共同参加一个散文创作研讨会。与会者多是从从事散文创作和散文研究的名家，大家的发言多为精辟之见。就是受这些发言的启发，我们萌生编一本新时期名家谈散文创作的书。我们认为这无论对散文创作还是散文研究，都是一件很有实际意义的事。因此我们满怀信心地要把这件事办好。

可实际操作起来又并非易事。新时期谈散文创作的文章浩如烟海，从何入手，到哪寻找，颇费脑筋。最后我们确定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搜集；二是约稿。有些名家已有自己对散文创作的体会和经验文章，发表在全国各地报刊上。但要搜集全国各地大小报刊上这方面的文章，这实在为我们的目力所不能及，只能选择重要报刊查找而已。这就不能不存在遗珠漏翠之憾。至于约稿，这如同召集一个大规模的散文研讨会，我们是恳切希望被邀请者都能准时到会，但总会有因病因事或缺乏兴趣不能前来参加者，当然也会有不知是否接到通知或请柬而杳无音信者。读者一看目录便能明显发现还有一些名家缺席。对此，我们深以为憾。现在列入本书的共有 80 位名家、95 篇谈散文的文章，就其阵势看，在当今中国堪称散文创作和研究的主力阵容。虽然存有遗憾，但总体上我们感到满意和欣慰。广大读者会从他们的发言中领略名家风采，扩大视野，活跃思想，增长见识，进一步感悟散文的特质与奥秘。我们坚信，只要通读全书，定会获益匪浅。

我们最初确定的书名是《新时期名家谈散文创作》，可责任编辑接手后，第一条意见，就是认为这书名较平，特色不显。是他经过思考，取现在这样的名字。我们很赞成作如此更改，这是本书责任编辑之功，在深表谢意的同时似乎也领悟了一些东西。

虽然书名作了更改，但所收文章的历史跨度还是界定在新时期，具体时间界限是1980年1月到2001年3月。这里收的95篇文章，除冰心老人和巴金老人的文章外，其余都是新时期谈散文创作的文章。冰心和巴金二位令人敬爱的老人的文章详尽地谈了散文创作的体会和卓见，今天读来仍然有厚重的指导价值，所以作以收录。这里要提及的是，著名散文家柯灵、唐挚、张长弓前不久仙逝，散文理论家余树森更是早年英逝，正当书稿付梓之际，又惊悉著名老作家钟敬文、汪曾祺、艾煊溘然长逝。伤逝之中，我们选他们的文章，不仅因其文章有指导意义，也是为了感念他们对散文创作所做出的经久不泯的贡献。

名家荟萃，如何排座次从来是个难题。80名家，孰先孰后，让我们颇费斟酌。思来想去，我们冒出个新想法，即按年龄长幼排序。中国有敬老的传统美德，因此我们就先请老前辈发言，想来大家会由衷地鼓掌欢迎的。现在如此排列，也是一项非常细致的工作，其中如有差错，尚敬希原谅。

本书编选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围绕如何提高散文创作发表意见。我们侧重请散文家谈创作体会和经验，请理论家解说散文创作，谈散文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都将所言之重点放在指导创作上。那种从论到论、内容空泛的学术论文，便未作问津。至于那些有关“文化散文”、“政治散文”、“散文能否虚构”等类的争论文章和阶段与年度述评文章，我们也只好割爱了。再要说明的是，80人的所谈所感，都是各抒己见，异同纷呈，并非众口一词，观点相同，这是必然的也是很珍贵的活跃气氛，并未以编者的好恶为标准而选驱同者，也希望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中能获得各种启迪。

这里我们对80位名家的鼎力支持与合作，表示深切地谢意。没有他们对散文创作的钟爱、思考、研究与实践，就没有这本书。名家提供文章的数量及长短不一，为了控制本书总的字数，我们只好采取每人最多不超过两篇的不得已做法，还敬请各位名家谅解。

我们也诚挚地感谢作家出版社，感谢责任编辑刘英武先生。没有他们的真诚帮助，我们的夙愿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由于我们的视

野、资料与能力所囿，本书的编选一定还存在许多缺欠，敬请读者指正。这里我们也先向读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编者

2001年8月

目 录

前 言	(1)
谈散文	冰 心 (1)
我在旅游上的兴趣与写作	钟敬文 (4)
谈我的散文	巴 金 (8)
多写散文少写诗	臧克家 (17)
说点由衷的话	臧克家 (20)
我的随笔观	张中行 (22)
妙哉散文	柯 灵 (24)
获奖有感	季羨林 (26)
意匠惨淡经营中	季羨林 (30)
书话散文与记者生涯	黄 裳 刘绪源 (35)
闲话散文	汪曾祺 卫建民 (38)
我心中的散文	徐开垒 (42)
散文的昨天和今天	艾 煊 (45)
区分一下诗与散文	绿 原 (52)
关于我的散文	戈 焰 (55)
情与真	丁 宁 (60)
散文之重	袁 鹰 (63)
散文的品格	袁 鹰 (66)
真情与文采	陆文夫 (70)
散文三题	唐 挚 (72)
谈谈散文	李国文 (76)
漫说散文	邓友梅 (80)
“随笔”随谈	陈 辽 (83)

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	林 非 (86)
向着 21 世纪迈进的散文创作	林 非 (99)
学者随笔	阎 纲 (108)
散文梦	阎 纲 (112)
我的散文观	从维熙 (115)
不拘一格写散文	邵燕祥 (116)
我的随笔观	邵燕祥 (117)
我与散文	韩少华 (118)
关于散文	王 蒙 (130)
仍是新鲜的感觉	石 英 (132)
也算经验	石 英 (137)
感受散文	周 明 (144)
关于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	王充闾 (146)
给我一把竖琴	刘锡诚 (155)
不敢轻佻近散文	林 希 (158)
散文的含金量	刘成章 (160)
杂谈散文	高 深 (162)
我的散文观	李元洛 (164)
关于当前散文创作的对话	吴泰昌 冯骥才 (166)
抒情, 贵在真切和坦白	余树森 (171)
当代散文创作发展的几个问题	刘锡庆 (174)
散说“散文”	苏叔阳 (187)
散文的形象与抽象	贾宝泉 (190)
我与散文	张同吾 (202)
缕析“散文热”	孙武臣 (205)
谈散文的构思	文 畅 (216)
对散文创作的几点思考	文 畅 (228)
散文应有独立的旗帜	尧山壁 (233)
诗与散文	尧山壁 (234)
我与散文	峭 岩 (237)

自由文体与闪光思想	徐兆淮 (239)
散文散说	黄毓璜 (241)
新散文现象和散文新观念	秦 晋 (244)
中国古今散文辨迹	毛志成 (259)
泛散文时代	蒋子龙 (268)
读写两不厌	叶文玲 (270)
感受散文	冯骥才 (275)
趣说散文	冯骥才 (277)
关于游记写作	刘心武 (278)
散文的写法	徐城北 (279)
关于文化散文的文化思考	雷抒雁 (281)
散文杂说	谢大光 (284)
有什么话说什么话	雷 达 (290)
谈散文的语言	韩静霆 (294)
解放散文	周 涛 (304)
散文散谈	周 涛 (307)
我的苦苦探求	梁 衡 (311)
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	梁 衡 (317)
散文最适合写自己	肖复兴 (321)
散文是什么东西	肖复兴 (323)
散文的器与用	韩石山 (325)
另一种散文	韩作荣 (329)
关于散文的一篇发言提纲	叶延滨 (332)
“风格”这个害人精	陈建功 (339)
我不知道我的散文观	陈建功 (340)
散文的回落与飞升	李炳银 (342)
散文的透明	张抗抗 (347)
我喜欢“谈话风”的散文	刘绪源 (351)
愿你的枝头长出真的叶子	赵丽宏 (352)
亮出你灵魂的色彩来	赵丽宏 (356)

平静出散文	高洪波 (358)
性灵的喷薄 精神的外衣	丁 帆 (360)
对当前散文的看法	贾平凹 (362)
不懂散文	韩少功 (364)
情感的生命	王安忆 (366)
反俗境界与散文精神	王英琦 (384)
当前散文创作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占 耜 (389)
关于神性散文	刘元举 (397)
我的散文	赵 玫 (401)
用散文推动天地人心	韩小蕙 (403)
散文又面临转折关头	韩小蕙 (405)
好的散文	叶兆言 (408)

谈散文

冰 心

无论是长篇，是短篇，数千言或几十字，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可以使未曾相识的作者，全身涌现于读者之前。他的才情，人生观，都可以历历的推知。而且同是使人脑中起幻象，这作者和那作者又绝对不同的。这种的作品，才可以称为文学，这样的作者，才可以称为文学家！“能表现自己”的文学，是创造的，个性的，自然的，是未经人道的，是充满了特别的感情和趣味的，是心灵里的笑语和泪珠。这其中有作者自己的遗传和环境，自己的地位和经验，自己对于事物的感情和态度，丝毫不可挪移，不容假借的，总而言之，这其中只有一个字“真”。所以能表现自己的文学，就是“真”的文学。

“真”的文学，是心里有什么，笔下写什么，此时此地只有“我”——或者连“我”都没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宇宙啊，万物啊，除了在那一刹那顷融在我脑中的印象以外，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都屏绝弃置，付与云烟。只听凭着此时此地的思潮，自由奔放，从脑中流到指上，从指上落到笔尖。微笑也好，深愁也好。洒洒落落，自自然然的画在纸上。这时节，纵然所写的是童话，是疯言，是无理由，是不思索，然而其中已经充满了“真”。文学家！你要创造“真”的文学吗？请努力发挥个性，表现自己。

摘自《冰心全集》第1卷《文艺丛谈》（1921年4月）

散文是我所最喜爱的文学形式。但是追问我散文是什么，我却说

不好。如同人家向我打听一个我熟悉的朋友，他有什么特征？有什么好处？我倒一时无从说起了。

我想，我可以说它不是什么：比如说它不是诗词，不是小说，不是歌曲，不是戏剧，不是洋洋数万言的充满了数字的报告……

我也可以说，散文的范围包括得很宽，比如说通讯、特写、游记、杂文、小品文等，我们中国是个散文成绩最辉煌、作者最众多的国家。我们所熟读、所喜爱的《秋声赋》、《前后赤壁赋》、《陋室铭》、《五柳先生传》、《岳阳楼记》、《陈情表》、《李陵答苏武书》、《吊古战场文》、《卖柑者言》……不管它是“赋”、是“铭”、是“传”、是“记”、是“表”、是“书”、是“文”、是“言”……其实都可以归入散文一类。我们的前辈作家，拿散文来抒情，来说理，来歌颂，来讽刺，在短小的篇幅之中，有时“大题小做”，纳须弥于芥子，有时“小题大做”，从一粒砂来看一个世界，真是从心所欲，丰富多彩！

散文又是短小自由，沾得起放得下的最方便最锋利的文学形式，最适宜于我们这个光彩辉煌的跃进时代。排山倒海而来的建设事业和生龙活虎般的人物形象，像一声巨雷一闪明电在你耳边眼前炫耀地隆隆地迅速过去了，若不在情感涌溢之顷，迅速把它抓回，按在纸上，它就永远消逝得无处追寻。

因此，要捉住“灵感”，写散文就做诗容易多了，诗究竟是“做”的，少不得要注意些格律声韵，流畅的诗情，一下子在声韵格律上涩住了！“水泉冷涩统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这一歇也许要歇上几天——几十天，也许歇得只剩下些断句。

但是，散文却可以写得铿锵得像诗，雄壮得像军歌，生动曲折得像小说，活泼尖利得像戏剧的对话。而且当作者“神来之顷”，不但他笔下所挥写的形象会光华四射，作者自己的风格也跃然纸上了。

文章写到有了风格，必须是作者自己对于他所描述的人、物、情、景，有着浓厚真挚的情感，他的抑制不住冲口而出的，不是人云亦云东抄西袭的语言，乃是代表他自己的情感的独特的语言。这语言

乃是他从多读书、善融化得来的鲜明、生动、有力、甚至有音乐性的语言。

摘自《冰心全集》第5卷《关于散文》（1959年7月）

我在旅游上的兴趣与写作

钟敬文

我对旅游的兴趣，产生得很早。

大概，我略懂人事时，就朦胧地怀有出外游历的愿望。记得在“五四”运动之前，我十二三岁时，我出生和居住的公平镇（人口不满万人的小市镇），一时受到附近乡村居民械斗的威吓，家人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把我送到距离市镇约三十里路程的乡村去躲避。那村子是我祖上的居住地，人口约二三百人，全村住户都是姓钟的。大家都是以种田为生业的农户。村前是平原，村后排列着高低不平的山岭，当然是树木丛生的，我本来是生长在小市镇的，环境跟这里差别很大，不管在自然风光方面，或社会人情方面，都是如此。因此，这时不免产生一种新鲜的感觉，涌起一种特异的心情。当时我已学会写作旧体诗（律绝之类），在当前的环境之下，自然要产生吟咏的要求。于是，我写作了几首诗歌。后来在杭州写作游林和靖墓园的散文《怀林和靖》时，记得还追录了早年在农村时所写的那些诗篇。

总之，我对旅游感兴趣，并对它进行有关的写作，是由来已久的。产生这种事情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现在想起来，大抵不外以下两点：

其一，是由于不满足于当时所处的周围局促的环境，因而萌生了突破樊笼的要求。我当时所生活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是很狭隘局促的，而我又已经开始懂得些人事。因而希望能够开阔视野，吸些新鲜的空气。这种自然的要求，是许多青少年都会感到的。不过，我当时也许更加敏感些罢了。

其次，古典文学作品的启发，我当时已经读了些古典文学的著作。古典文学中，记述山川、古迹的作品，不仅相当多，而且有许多富有魅力的篇章。我已经读过酈道元、柳宗元等作家的山水记及宋明一些作家的这方面文章。这不仅逗起我的旅游兴趣，也引导我热心于这方面的写作。

由于少年时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兴趣和写作活动，以后随着年龄的长大、教养的增进和环境的便利，这方面活动就更加发展，结果成为我生涯和写作上一个显眼的倾向和途径了。它也就是我比起一些学者和作家来，这方面的写作占有一定分量的缘故吧。

我过去悠长的人生经历中，在旅游和有关写作方面，除了上述少年时的经历外，还有许多有关的活动。为了对读者提供一些参照的材料，在这里，我不妨略作简略的叙述，其中比较重要的大约有三次。

首先，是西子湖畔的抒情散文。1928年8月，由于一桩“学术罪案”，我被迫离开了广州中山大学，到远离家乡的杭州去工作——教书。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心绪都不好。但是，那近在身边的西子湖，却以她强烈的魅力逗引着我。从1928年秋到1930年左右，在那里，我除了应付教学和学术的活动外，就把西湖的自然景光和人文古迹，作为我精神的寄托所和避难所。海边观潮，山中赏雪，对英雄、隐上的遗迹徘徊凭吊。结习难忘，自然写了许多描述的散文和吟咏的韵语。严格地说，主要的作品是前者——抒情散文。同时并把它编辑成书刊印行，那就是《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记》（1930）一类的集子。它是我全生涯中写作旅游文学的一个高峰期。以后，由于心情的变化和学艺重点的转移，这种写作游记文学（散文方面）的兴致就很少同程度地再现了。

其次，是战地巡礼和报告文学。抗日战争开始的第二年（1938），我原来在桂林一个由江苏迁来的教育学院教书。但是，形势迫得人不能安心教学，加以友人的热情邀请，我便撂下教鞭，奔赴广东前线（第四战区政治部）去工作了。1940年春，战区军民抗敌获得一次胜利（当时报刊上称为“粤北大捷”），我跟杨晦、黄药眠等文艺界的同志，受战区编委会的委托，到清远、翁源等地去慰劳抗战军民，并收

集斗争资料，以便写作一套抗战文学。在预期的写作上，我们分了工，我是担任写作报告、散文的。经过两个多月的战地巡礼，我们亲眼看到敌人的凶暴的遗迹，了解了军民英勇抗敌的状况，特别是强化了民族抗争的正义感情。那年中秋节前，我们从前线回到临时省会所在的韶关。我摆脱了一切次要事务，笼在那临时构搭起来的茅草棚里，奋笔写作了几篇报告文学作品，那就是所收的《牛背脊》、《银盏坳》、《石桥塘》等篇章。战地巡礼，自然与一般的旅游性质不同。因为它是负有严肃的任务的。但是，它同样使我离开自己原来的书斋或办公室，去到陌生的地方，接触新的自然和人事，并且要用所见闻的事情，通过自己的情思，以一定的文字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像这样的情形，两者是有些近似的。总之，报告的散文文学，尽管与一般闲适的旅游作品有差异，但它到底是一种文学作品。这是无可怀疑的。从我个人的心情说，我还是特别偏爱文学中这类作品的。

再次，奔驰南北的情韵。1976年9月，横行十年之久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雨过天晴。拨乱反正之后，民族的生命恢复了健康，民族的文化恢复了活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两句简单的话，给予了我们的学术、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多少力量啊！我从被禁锢的环境中解放出来。为了恢复和发展我们民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民俗学、民间文艺学），虽然我年龄已过古稀，但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这种神圣的事业而鞠躬尽瘁。从1978年到1990年间，我的足迹几乎走遍祖国的东西南北。我奔走的具体目的，是出席地方有关学会的建立，参加有关的学术会议或学术讨论会，为当地的讲习班讲课……这些活动，是客观需要的，也是颇有成效的。在参加各种工作之余，不免观赏当地的自然景光，凭吊当地的历史古迹，以及参观各种社会、文化机构等。眼光接触各种现实，自然要唤起吟咏活动。在这些时期里，我前后写成了几组诗歌作品，有的在当地报刊上发表，有些还汇编成小册子，如《兰州吟卷》、《成都杂咏》、《黔南行诗词稿》、《齐鲁行诗稿》等。这些作品写作时间较长，文体大都是韵语，它们恐怕在我的诗词写作中，是占了一定分量的。

除上述的重点写作外，还有一些比较小量的旅游组诗。如三十年

代的东居杂诗，1956年的西北诗钞等，不再一一琐述了。

总的看来，在我过去不短的生涯中，除了从事主要的工作（教学、研究）外，我在旅游和相关的写作上，是花去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的。因此，在这方面也留下了一些笔墨成绩。

对于这些成绩，应作怎样的解说、评价呢？我想那是批评家或读者的任务。我这里想说明一点，就是这些因旅行而写作的诗文，跟我过去所写其他文艺作品一样，它是显然有前后期的差别的。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呢？那就因为我生活、思想前后有变化的缘故吧。

1999年12月10日北师大 时年九七